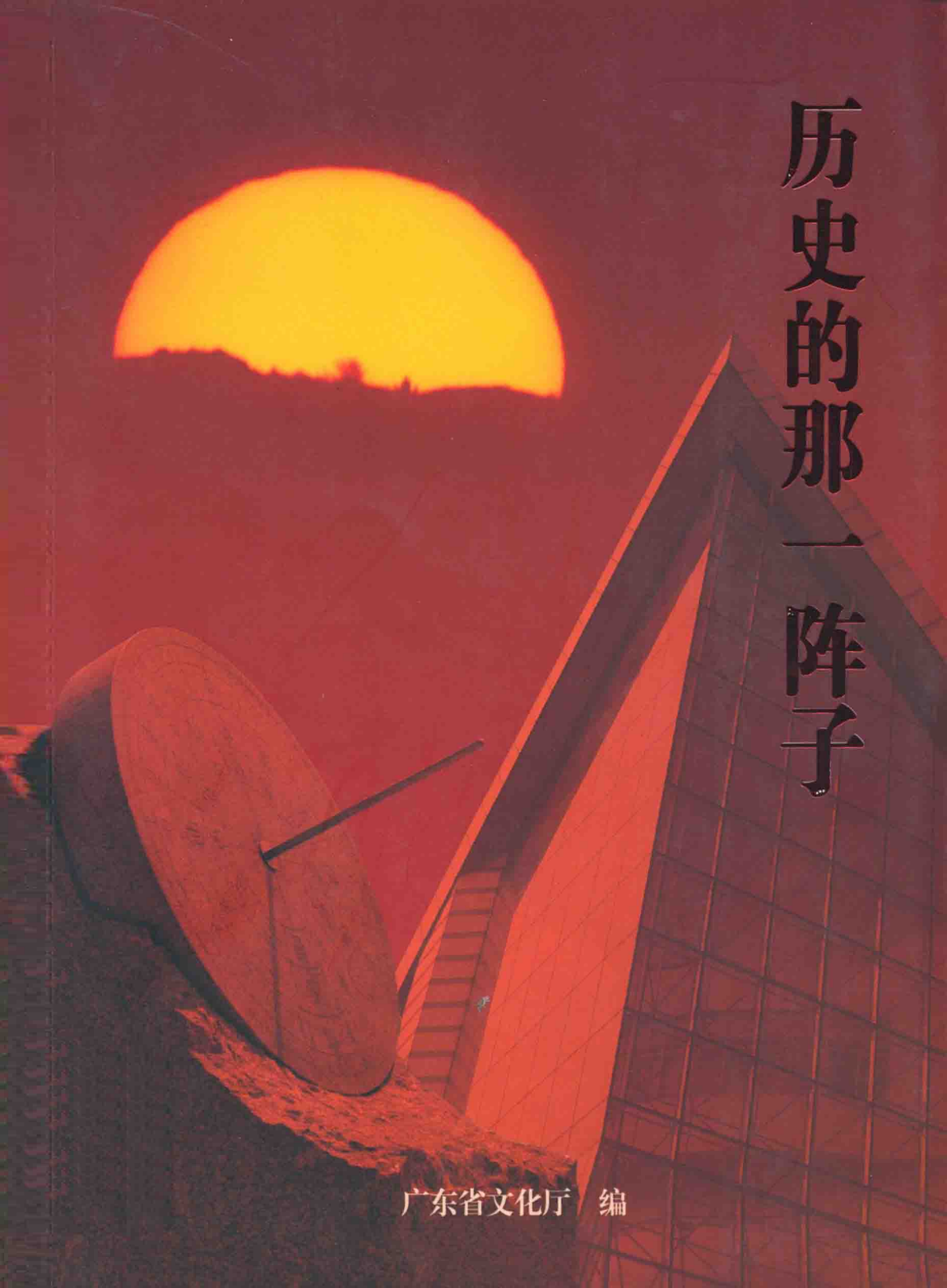


历史的那一阵子



广东省文化厅 编

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
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

历史的那一阵子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广东省文化厅 编

广东省文化厅 主管
广东省艺术研究所 主办

书 名：历史的那一阵子
编 辑：广东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中心
美术设计：王迅霆
地 址：广州市水荫四横路34号演音大楼B座三楼
邮政编码：510075
准 印 号：粤内准字2009 第 0329 号

印 刷：广州市炜晟印务有限公司
地 址：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横岭三路三至五栋
开 本：787×1092mm 16开
版 次：2009年9月 第1版
印 次：2009年9月 第1次
印 数：2000册

序

唐瑜

这是省文化厅离退休老人们写的忆述文章，并主要是围绕改革开放而写的。我们有幸或早或迟地参加了这一文化旅程，为它付出了青春年华。把各人从不同角度写的东西集中起来，可以说大致上反映了当年的工作情况，记述了当初的艰难、疑虑、勇气和胆识，既是一种回顾，也是一种交代。

广东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是怎样开展的？连我在任时也来不及去回顾、概括它，那时一头扎在接踵而来的新事物、新课题中，忙得像陀螺似的，现在冷静下来，要长话短说却也不易。从今天来回顾，排在前头的第一件大事，是广东粤剧院赴港澳演出，这是从上头启动的。1979年，经省委有关领导与港澳工委商议，又经文化部报国务院批准，派广东粤剧院以商业性演出名义赴港澳演出。这是粤剧对香港禁锢30年后首次开禁，轰动一时，其重大意义和影响，我们是后来才逐步认识的。这就是我们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，是执行对外开放决策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。随后，国务院授权广东可自行审批对港澳的文化交流，把通向港澳的大门推开了。广东在这方面的地域性、历史性优势可谓得天独厚。我们充分运用了这种天时地利，不断开展了对港澳和外国文化交流，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

前期出现的另一件大事，是随着经济的改革和崛起，带动、催生了一个文化市场，一个包括各种文娱项目（轻音乐会、交谊舞会、音像播放）、各种先进文化用品（录音机、电视机、卡拉OK机、游戏机）和各种文化服务（书报摊、影碟商店、网吧）的市场。它是顺应着广大群众求新、求知、求乐的需求，由社会各方办起来的。广东毗邻港澳是这个市场衍生的重要因素，许多新的文化用品是从

港澳进来的。我们在好几年内没有说它是文化市场，是多年的忌讳造成的，后来是胡耀邦明确地提出这个概念，才带来了从思想上到实践上的突破。这就是说，不论它当时有没有这个名堂，它就是一种客观存在，不是凭谁的主观愿望想办就办起来的，也不是谁想关就关得了的。我们的任务是因势利导，区别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。

在这个市场内，与我们关系比较直接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，其实只是两项，即轻音乐会和交谊舞会，都属娱乐范围，当然各种文化用品都可以说与我们有关（当时未划进我们管的范围）。我们曾就轻音乐会、交谊舞会分别进行调查，拟订暂行规定，经报省政府颁发了，亦即分别给它们发了不同的放行路条。至于其它项目则是过后会同各有关部门分别进行工作的。因文化市场在广东出现最早，经我们提出意见后，省委领导已另眼看待，成立了由省政府牵头、会同各有关单位参加的社会文化管委会。此后这个市场就在各级社管会的指导下，随着市场供求关系和观众欣赏情趣的变动而变化。后来的事实表明，这支生力军的崛起和成长，对改变原有的文化体制、拓展文化事业起了强有力的作用。

门外热闹起来了，门内的文化人也坐不住了，纷纷意识到自己的责任，要为改革开放出一把力。厅机关各处室腾起一股热浪，厅属各单位也不断有人直接来找我，提出各种创新的主意。我常常在下班时被等在门口的同志拦住，一谈就是个把小时。这种热情令人感动。广东的几个品牌，如广东省艺术节、欢乐节、少儿艺术花会等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出现的。单是创新还不行，艺术市场的变化，特别是戏剧市场的衰微，日益暴露了原来国家统包统管体制的弊端，促使我们把体制改革摆上议事日程，从文化市场中引进竞争机制和各种有益的经营管理方法。

文化界一些同志曾经怀着一种豪情，列举广东有多少个“全国第一”的文化现象。从第一个音乐茶座（东方宾馆）、第一个轻音乐团（省歌舞剧院紫罗兰轻音乐团）、第一次轻音乐调演（广州市文化局）、

第一批群众交谊舞会（广州几个大宾馆）、第一次赴外商业性演出（广东粤剧院）、第一个现代舞专业班和现代舞团（广东实验现代舞团），到第一个新年音乐会（友谊剧院）、第一个从省里动大手笔兴建山区文化建设等，据《南方日报》一次报导称，不下23个项目。虽然这不是科学的统计，却反映了一时之盛。

这些现象在如今人们的眼里也许平常，不显山不露水，但在那时却是很费劲的。那些从文化市场出身的门类特别遭忌，初时都众说纷纭，尤其它们凸显出本身的弱点及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后，更是一片指责声。我们国家向来把娱乐活动等同意识形态，连某一首歌能不能唱，某一种舞能不能跳都看得很重的。北京的来人明里暗里到歌厅、舞厅去看，可见这类事还牵动着上层神经中枢。就连那些由文化部门主办的非经营性的活动，除少数项目外，也往往是承担着压力办的，我就不一一细说了。

想到当时的困难，我相信大家就会想起省委在重要关头的指示，记得那些脍炙人口的提法，诸如“三个坚定不移”、“排污不排外”。是它们表达的意志、机智给了我们勇气，帮助我们摆脱阻力，继续前进。就我们自己来说，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多到现场去看。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，后来也经常这样做。这是最基本的实事求是的做法，是对己对人最具说服力的。这在本书内也已反映了。我至今记得当年同志们不知疲劳地进入那些文娱场所的身影。

这些“全国第一”的文化现象，生动地表明广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，文化领域也充满活力，敢为天下先，并对外地起了好的影响，既是“第一”就表明各有后来者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也作出了自己的奉献。这是使我们感到欣慰的。当然，我们也有不少缺点，也有工作不够细致，给后来的同志留下手尾的。

以改革开放年代划线，当时的领导班子还有李雪光、郑达、陈迅之等同志，是他们率领大家开创这个岁月的。可惜李、郑两人已经仙逝，不能参与今天这一活动了。为了弥补这一遗憾，编辑同志

从他们出版的文集中各选了一篇诗、文，另从陈迅之的文集中征得作者同意选了两篇文章，一并编进这本书里。

数十年风风雨雨，彼此对往事的回忆及观点也许有差异，这是可想而知的。编辑同志相告，他们对此不强求一致，采取了尊重当事人叙述的做法。我认为是可行的，让历史在它的运行中求得共识。

本书中谈改革开放初期的文章较多，谈近年的较少，是因为这几年退下来的同志较少的缘故（其中有两篇是请仍在岗位上的同志写的）。我们从省、市、县都看到一片前所未见的新景观，这几年的成就与过去比已不可同日而语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胜旧人。一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时代正扑面而来。我就借此向正在前行的同志们献上美好的祝愿吧！

2009年8月

目 录

序	唐 瑜
---------	-----

· 文化前沿 ·

前沿文化纪事

——广东的若干个“全国第一”	唐 瑜 003
我省文艺团体对外进行商业性演出的成功探索	
——广东粤剧团赴香港、澳门商业性演出实况	郑泽才 015
利用外资发展文化事业	
——文化经济政策与文化事业发展浅议	张岳群 029
《广东省直属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方案》出台前后	陈中秋 032
省人大《关于发展文化事业的决议》的产生及其影响 ...	郑泽才 036
打造品牌 创造经典	
——记全国首创的广州新年音乐会	肖 明 043
多种经营和有偿服务推进文化产业发展	黄灿光 049
探索·创新·实践	
——第一个成立的省级演出公司	张岳群 051
“广东欢乐节”：一个响当当的文化品牌	吴义宏 054

· 艺苑风采 ·

江泽民同志在广州指挥合唱《团结就是力量》	陈中秋 059
半个世纪我与粤剧的不解之缘	林 榆 062
改革开放时期的广东省音乐创作	蓝 曼 079

硕大的成绩 殷切的期望

- 简评新时期我省粤剧创作的成就和不足 华永建 087
- 采茶戏《人生路》登上首届广东省艺术节舞台 蓝 曼 094
- 记首届广东省歌舞厅歌手大赛 刘晓阳 096
- “少儿艺术”记忆 王凤志 098
- “乐力”歌声两岸情 洪信英 100
- 关于参加悉尼“中国周”的汇报 郑 达 101

· 锦绣南粤 ·

文化扶贫的壮举

- 简记省人大山区文化建设议案的出台和实施 郑泽才 109
- 绚丽、宏伟的《南粤锦绣工程》 刘耀棠 113
- 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

- 记《广东省群众文化事业建设和发展的“八·五”计划》
..... 刘耀棠 117

四位一体文化室

- 新时期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新模式 吴义宏 122
- 发展群文事业的一种好办法 刘耀棠 125
- 路，在脚下延伸

- 山区文化调查追记 陈瑞春 129
- 《粤韵新风》吹京城 叶丹蓉 谢彬筹 138
- 京华漫笔 陈迅之 146

· 八面来风 ·

- 图书馆工作二、三事 林梓宗 153

以学修己，凭智创业

- 共和国六十周年感怀 黄俊贵 158
- 琐记广东民俗文化复兴中的几项工作 刘志文 162
- 万众欢腾的“欢乐节” 刘耀棠 168

广东“扫黄打非”斗争纪实	薛连山 175
闪光的广东文化科技	邓永池 186
要敢为天下先	
——记改革开放三十年宣传文化工作二三事	王鸣凤 196
回顾省文化厅办公室改革开放的往事	黄金昌 200
文书档案纪事	杜群英 203
文化稽查队在行动	吴义宏 210

· 攻关轶事 ·

星海音乐厅是怎样建成的	黄灿光 217
我在负责星海音乐厅建设的日子里	曾李泉 225
星海轶事	黄灿光 232
“军令状”开创了计划财务工作新局面	许伟洲 236
难忘的“过河”岁月	张岳群 241

· 岁月感怀 ·

送别赵善富	唐 瑜 249
一次难忘的对外文化交流	
——追记南海业余合唱团赴美演出暨悼念施明新先生 ...	孙 强 255
怡然自得度春秋	陈迅之 260
健康自我管理的故事	黄灿光 263
送潮剧团赴台演出	李雪光 276
新年聚会有感（外二首）	刘展新 277
组诗：朱华室诗草（外一首）	李 林 279
诗二首	黄坚毅 285

文化前沿



前沿文化纪事

——广东的若干个“全国第一”

唐 瑜

003

几位编书、编志的朋友，不久前分别要我忆述广东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工作的情况。我作为那些年省文化厅的负责人，责无旁贷。我翻箱倒柜地查阅各种资料，给他们作了详细介绍。他们说万事起头难，当年是要有“吃第一只螃蟹”的勇气啊，或还鼓励我写点回忆录。现在来说那些事比那时说方便，也算是对历史的一种交代吧！

从音乐茶座谈起

文化界一些人士曾乐于数说广东有多少全国第一的文化现象。第一是指它出现最早，其实好些是从海外传进来的。当时被列出多少全国第一，都是些什么，我也不清楚，但开头的几个：第一个音乐茶座，第一个轻音乐队（团），第一次轻音乐调演和第一批群众交谊舞会（歌舞厅）等，我可说有点缘分，就从它们谈起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，改革开放的号角像春雷撼动了南方大地，尽管大家还不明白将会怎么改，但总感到有奔头了。那时省文化厅仍称文化局，我刚调来一年，是排在后面的一位副局长。我分管艺术处，即管理艺术业务和省属艺术院团。这时我不断听到各艺术团体反映，说现在队伍管不住了，演员纷纷跑到社会上“炒更”去了，那些场子不关掉可不得了啊。我让艺术处派人去了解一下。所派去的人说，那都是旅游部门办的，要进去得购票，还要有外汇才行。我说那就借点外汇嘛！这样摸到门路之后，我也随着去看了几家，这



可让人开眼界。

当时正式开办音乐茶座的可能只是东方宾馆一家，每晚邀请若干演奏员去演出（过后它才自行组织乐队），其做法与我们的正规演出场所大相径庭。观众不是规规矩矩地排排坐的，而是分别围着小桌子边喝茶边听歌的，所演奏的几乎都是来自港澳和海外的流行音乐，又称为通俗音乐或轻音乐，表演方式也变了，原来都是端端正正站在舞台正中歌唱的，一下子都变成拎着话筒边走边演唱了。

办舞会的则已有好几家宾馆了，我这里称“会”而不说舞厅，因为我看到的都不是专设的舞场，而是利用餐厅、会场在晚间举行的，无非改一改灯饰，找几个伴奏的乐手就行了。从音乐茶座到这些舞会，所到之处都是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

这种事本不属我管，严格地说是没有划给哪一位或哪个业务处管。它是既非国办文化，又非群众文化的另类，是属于经营性的。我当时在省文化局领导班子中相对年轻些，年少气盛。我向来也不是碰到问题绕路走的性格，凭着一股热情就把它揽到手里了。当然，我办的事和草拟的文稿都按程序向党组汇报并得到党组支持。

我不懂音乐和跳舞，但我深信有这样多观众喜欢的轻松抒情活动是应该让搞的。可虑的倒是它的经营谋利性质会带来某些消极面，但我又认为那是可以通过管理来防止和纠正的，不能因噎废食，嫌洗澡水脏把孩子也泼掉了。

那时已是1981年初，我与艺术处的王光恒经反复商议起草了调查报告和有关规定，经党组讨论修改后按规定程序报送省委宣传部转报省人民政府。期间，省委宣传部曾要求我们作了一些修改，之后，经省政府征求省公安厅、省工商局意见后，又将所反映的意见让我们进一步研究修改。两次的意见都是针对舞会提出的，担心它对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的负面影响，也不排除某些领导看不顺眼。我们于是对它缩小了开放的口子。经这样文件往返，前后半年多总算通过了，这就是这年11月17日以省政府名义颁发的248号文《关于开办舞会、音乐茶座和专业艺术人员参加对外演出录音等活动的暂行规定》。

这个文件，在音乐茶座方面采取了放开的做法，允许举办音乐茶座和组织乐队演出，要求节目健康，接受文化部门的指导。在舞会方面采取有限制的开放，限于为外宾开设营业性舞会，同时，允许文娱



场所举办群众联欢舞会（由单位包场）。另对专业艺术人员参加各种对外活动作了相应规定。这个文件适应了当时文化生活的需要，各种音乐茶座、舞会风靡一时，由大城市向沿海城镇扩展。特别在广州市，轻音乐创作因有了这个驰骋的天地，发展很快，许多动听的乐曲在年轻人中传唱，市文化部门几次举办乐队调演，电视广播部门多次举行轻音乐作品评选，省歌舞剧院组成第一个轻音乐团，广州地区的轻音乐创作连年领先于全国，后来虽退位于北京、上海，但仍居前列位置。各大中城市的舞会将许多求新求乐的青年卷进去了，原来限定的口子被各地逐步变通扩大了，音乐茶座也逐渐变成歌舞厅。这都留在后面再说。现在回头来看就更清楚了，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为文化市场开了绿灯，踩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，事物就按照它固有的规律运转起来了，形势比人强。这是我始料不及的。

文化部负责人事后到广东视察时，说我是全国最早研究文化市场的厅长，中央媒体曾对此报道。这是一种巧遇吧！由于这一因缘，可没有给我少惹麻烦，像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来了。

005

文化市场的风风雨雨

随着轻音乐、舞会两个项目之后，一个包括多种文娱项目、文娱用品（音像品、电子机、卡拉OK）和多种文化服务（书报摊、桌球室、音像播放点）的文化市场悄然出现，并由南至北，由城市向乡村扩展。因那时省里没有明确让哪个部门管，也囿于原来的观念，没有说它是文化市场，我们只统称为社会文化活动。这时省文化局已改称省文化厅，我接任厅长。我们倒是鉴于这种变化，分工由副厅长郑泽才和群众文化处（现已改为社会文化处）分管这类有关业务，我因职责攸关也经常参与其事，我出的主意其实也不全出于我个人。

这个市场一开始就是在质疑声中诞生的，随着它的扩展，尤其是它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，各种难听的话就更多了。我们为此花了不少力气，按我们当时的认识程度帮助纠正那些不健康的节目。我有时在剧场陪老同志看演出，有些老同志看不顺眼，忽然把一旁坐陪的主办人剋了一顿，我没有感到过分，只好尴尬地不作声。轻音乐在一些专家眼里是靡靡之音，也确有内容凌乱低俗的；表演方式一直有争议，



广东的艺术团体到外地演出时被通知只能容许两个人拎着话筒演唱，以至于连省委书记任仲夷都要为此一再说话，其中一次是当面告诉我的，说党不需要管演员是拎着话筒唱还是站着唱的事。这话的深意就在于他是对我这个“专业”厅长说的。

1983年10月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了，刚宽松一点的气氛又变得严肃起来。有些知名人士见风起哄，马上指责文艺界是精神污染重灾区。有关领导部门、媒体连续到省文化厅问有哪些污染。我最怕重复出现一放就乱、一乱就收的局面，赶紧就平时所见写出几条“污染”现象让办公室的同志掌握，不瞎掺和，对已经放开的坚持原来的态度，以求维持政策的稳定性。10月下旬，省群众艺术馆举办的轻音乐讲习会请我去讲话，我联系音乐茶座问题表了态。《羊城晚报》资深记者赞同我的态度，以《清除精神污染，办好音乐茶座——省文化厅厅长唐瑜提出要求》为题，在该报发了消息。据说轻音乐界见报后，不少人松了口气，说还可以办音乐茶座啊！从报社到轻音乐界的反馈也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。

11月下旬，北京召开全国文化厅长会议。外省对广州的眼光是新鲜又好奇的，大家知道文化市场这股风是从广东向北方吹过去的，看你广东怎么表态。会议安排我作大会发言，我认真写了发言稿，逐字逐句照念，也是这个态度。会议最后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讲话，是最重要的定调子讲话。他集中地谈了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，这与过去搞运动先轰起来再说截然不同，是上头听到各地反映后所作还是本就是打算，我就不清楚了。这个讲话卸下了我肩上那股压力，有了具体界限也方便掌握了。从北京回来后，我在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作了传达，布置了文化系统怎么清除精神污染。接着，遵照省人大常委会的要求，我向常委会作了专题汇报，除了谈省文化厅怎么贯彻执行外，建议省里对各项社会文化活动进一步明确管理归属，并在省以上的文化（局）部门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。从北京的会议到省里的会议都是严肃而实事求是的，大家都爱惜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，又希望不出现污染的倾向。就我们这个“小文化”系统来说，当时要清除的东西也不算太多。

舞会是我们管的项目中比较烫手的，其经过有点曲折，我要在这里插上一段。舞会初时开放的口子小，只限于举办由单位包场的群众



舞会，秩序良好，连公安部门也赞赏，所以我们检查“污染”的时候没有触及它。后来被各地逐步变通，扩大了范围，问题就多了。多数舞厅跳的是迪士科（它简单易学），这个舞让不让跳，连省委书记、宣传部长都亲自过问，不过问归问，都不轻易表态。我曾请省群众艺术馆的同志们编了一套迪士科舞，想使它规范一些，为此还办了培训班。这个舞就在这种各方宽容的情况下自然流传。后来省里的传媒发表了专家的评述，说迪士科是源于非洲的民间舞蹈，这也就是合法了。舞会中更烦人的是争女伴、打群架、三陪女出没等现象，当然这是少数，也不是舞会独有的现象。我们相信它会随着社会风气的好转而好起来的，担心的是几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，因而不论出差到哪里都问问舞会的情况，发现问题多就要求文化部门会同当地公安、工商部门整顿一下，这样自然又好一些。

省政有关领导当面提醒我，不要都听信下面的汇报，你们一去，下面就会做手脚了。于是我又采取了初期买票进场的做法，定期派几个人私下进场去看，回来整一份现场记录，并印发给省里各有关领导。当然这样去的舞场只能是十个八个，但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。

约1986年秋，从上面来了一个“通知”，禁止开办营业性舞会。文件来头很大，这一下我可真没辙了，跑去找省委有关领导商量。他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不错嘛，我们本来也没说办营业性舞会，搁一下再研究吧！我当然求之不得，一搁半年，接到了文化部、公安部、国家工商局于1987年2月9日发出的《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》，指出舞会“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一种客观需求，它对活跃人们的业余生活，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，创造安定活跃的工作和生活环境，改善人际关系，是有益处的”，从而把营业性舞会向社会开放了。舞会问题至此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从音乐茶座、舞会到清除精神污染，使我逐步认识到，既要敢于给那些适应群众文化需求的项目开绿灯，又要设法规范市场，积极引导，防止那些不健康的東西。我和同事们大都这样做的。1984年秋天，文化市场情况良好，我认为应该为它说说话了，写了一批“随笔”。感谢《广州日报》文艺部的支持，以《文化生活巡礼》的栏目在该报署名发表了。广东著名评论家微音为此写了一篇《跳吧！跳吧！》的短文，称赞我这个“官方人士”敢于对有争议的事物表态，要给我发“勇气

